

〈 Trance 〉

☞ 人物表 ☜

小花

實際年齡是二十八歲，外表比實際年齡大，不是因為歷經人世滄桑，而是神經較脆弱敏感，長期睡眠不足之故。她的敘述與大部分的台詞，如未特別說明，則說話的對象均為觀眾。

福祿壽

前乩童。小花的舅舅。第二場時三十七歲，最後一場時四十七歲。

白衣第一、二、三小隊皆為純白服色，年齡在二十到四十歲左右，除了需要發出各種不成語言的聲音之場景以及有特別說明處之外，均以默劇演出，詳情見下。

白衣第一小隊兼鬼故事樂隊

本小隊成員彼此互相敵視，也敵視其他小隊。第六與第十一場的鬼故事樂隊部分，希望是基本的搖滾樂隊，扣除主唱兼副吉他手小花之外，還有主吉他手、貝斯手、鼓手、鍵盤手，可以遷就演員的能力調整，樂器實在不會而假彈也不可行的話，第六、十一場才改走合唱團路線。

魂旦一號

女性。魂旦就是戲曲中演女鬼的行當，有特殊的演法。魂旦一號所有舉動都是歌仔戲的表演程式，不需要非常專業但是要有基本的訓練。

洋裝一號

穿著現代的女性。

和服一號

男性，穿和服，持短刀。

馬褂一號

男性，穿馬褂。

白衣第二小隊

本小隊成員彼此互不關心但維持基本禮貌，對第一小隊有敵意。

魂旦二號

男扮，餘同魂旦一號，戲曲技巧要求較低。

洋裝二號

男扮，餘同洋裝一號。

和服二號

女扮，餘同和服一號。

馬褂二號

女扮，餘同馬褂一號。

白衣第三小隊

本小隊戴面具，從服裝看不出屬性特徵（都穿寬鬆罩袍），性別也不明。這個小隊最安靜，總是默默站在角落。

罩袍一號

戴口罩，不斷忍住咳嗽。

罩袍二號

戴在眼睛處挖洞的紙袋，罩袍二號的手被繩子綁住。

罩袍三號

戴笑臉面具。抱著一個假嬰兒，嬰兒又假又醜。

罩袍四號

戴哭臉面具。拿著柺杖，由導演決定他是個老人、病人、視障或是跛腳。

暗樁一號、暗樁二號

混在前排觀眾席中的演員，從頭到尾務需完全看不出來是暗樁。

第一場

空台。這一場戲以較刻板的方式詮釋台灣歷史，這個「刻板」對之後的角色發展有其必要，在這個範圍內導演可以加以改動【例如「另一個刻板的角度」】、增長或縮短。以下，以A段出現的推擠最要緊，希望是第一場所有段落中視覺表現最激烈的。

A

昏暗燈光中。空台上三個白衣小隊各自搖搖晃晃的走著或是爬行。配合一些音效或裝置，讓觀眾很快就可以判斷他們大概是亡靈之類，但切記不要把氣氛弄得太恐怖。第一小隊和第二小隊的差異起初還看不太出來。第三小隊最先聚到角落，不久就黯然離開了舞台。第一小隊的四人漸漸佔據了舞台中央，形成對峙的陣形，第二小隊被第一小隊推擠到一旁，於是各自不平的離場。

B

台上只剩下第一小隊後，燈光也變得亮些，魂旦一號開始低唱聽不懂歌詞的歌仔戲哭調，但她第一句還沒唱完就被其他三人推倒，她慢慢地爬出舞台中央，在側翼繼續斜坐著唱，對三人的舉動看在眼裡。

C

燈光轉換。和服一號與馬褂一號爭奪著洋裝一號，各拉著洋裝一號的一隻手臂，洋裝一號向魂旦一號投以求助的眼神，魂旦一號本來心一軟就要站起來幫她，但是一動就想起方才被排擠之恨，便別過頭去當作沒看到，起先和服一號與馬褂一號雙方氣勢相當，但是和服一號亮出刀子，馬褂一號只好認輸放手。魂旦一號的隨意哭調轉成為名曲《雨夜花》（仍然不唱歌詞）。

D

燈光轉換。洋裝一號加入魂旦一號的無詞《雨夜花》。馬褂一號開始模仿和服一號的一舉一動。遵照和服一號的意思，馬褂一號不准魂旦一號和洋裝一號繼續出聲。

E

燈光轉換。和服一號獨坐，馬褂一號看和服一號準備切腹。

F

燈光轉換。和服一號躺著，馬褂一號拿走和服一號的刀子，逼向魂旦一號和洋裝一號。洋裝一號把魂旦一號推給馬褂一號。

G

燈光轉換。和服一號復活，所有人都嚇了一跳。和服一號伸手，魂旦一號和洋裝一號推出馬褂一號，馬褂一號把刀子還給他。和服一號收下刀子，又伸出手，洋裝一號把魂旦一號推給馬褂一號，但馬褂一號同時奉上魂旦一號和洋裝一號，和服一號收下，讓她們在身後坐著，繼續伸手。馬褂一號遲疑，咬著牙半跪著像狗一樣把手放在和服一號手上。

（燈暗）

第二場

舞台中央有張床，小花在床上，披著薄被，薄被蓋著她的頭髮和幾乎整個額頭，她周圍都是黑暗的，照在她身上的燈光也不亮。她拿著一支傳統的手電筒【黃色燈光而非LED或白燈】，從下巴往臉上照，營造出小花正在對著誰說鬼故事的氣氛。

小花：二十幾年前我還小的時候，到了除夕，爸爸就會開車載我和媽媽回台中南區的老家，跟爺爺奶奶、叔叔姑姑團圓吃飯領紅包，然後初二又帶到台中南區旁邊的大里，媽媽的老家，跟外公外婆、阿姨舅舅吃飯領紅包。對於過年，我的記憶大致上就是開很久的車，和吃飯領紅包。我對西岸北台灣各縣市地理位置的概念也是在高速公路上建立起來的。

白衣第一小隊從黑暗處一一冒了出來，接著他們會抓著小花的話演出小花的回憶，在不干擾到小花的大多數情況下，小花對他們無動於衷，也不正眼看他們。

小花：過完年回台北，我跟同學聊起來才知道，原來我的親戚算是很多，而且原來他們包的紅包都很大包。對於台灣經濟奇蹟，我可以說是有很深的體會了。但是我媽都說不要跟同學講紅包拿多少。

洋裝一號在唇上比了「噓」的動作。

小花：等我漸漸長大，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也一個接一個去世。

白衣第一小隊一個接一個以不同的死法倒下。

小花：而且很奇怪的集中在同一個農曆年，從年頭到年尾爸媽一直台北台中兩地跑，有時也把我帶著。即使我因為要上學，並沒有參與四場葬禮的每個階段，我也還是對十幾年前的喪事印象深刻，不過由於間隔太過頻繁，彼此之間也不免有些搞混。只記得阿公出殯的那天我哭了，一旁的表嬸摸摸我的頭，對我媽說，小花真懂事，阿公沒有白疼小花。可是後來我哭完以後一心只想吃筵席上的某種貝類，那白色的貝殼最後落了一地。

魂旦一號、洋裝一號爬起來搶著摸小花的頭。魂旦一號還摟了小花一下。

小花：（突然大聲，半是要嚇阻她們）總之，（恢復正常）我雙親的雙親都一路好走以後，我們就不常回台中了，過年就留在台北過核心家庭的生活，有時很新潮——當時而言——的一家帶出國。沒有跟親戚見面，我的紅包總金額還能跟同學差不多，那是我父母對我很大方的緣故。我的經濟奇蹟。但是人就是不知足的，有一天我想起以前在台中大家圍著吃飯的熱鬧日子，想起了紅包曾經數量那麼多厚度那麼厚，不禁有點樓起樓塌之感，我

問我爸，我們在台中的親戚現在在做什麼。他很冷的說：「現在大概在看電視不然就在洗澡或準備要睡覺了。」我只好改問我媽，我媽先看了我爸一眼，才回答我：「跟以前差不多啊。」我爸嗤笑了一聲，當天晚上他就睡沙發了。我的問題終究是沒有得到正面回答，不過我也不是很放在心上。

和服一號嗤笑了一聲。馬褂一號也跟著嗤笑一聲，兩人彼此怒視。

小花：直到有一次阿姨來找媽媽，我偷聽到他們的談話，才覺得好像解開了當初我爸的嗤笑之謎。原來我舅舅在四葬禮前半年失蹤了。就連當初外公外婆的喪事都沒有出現。這我可一點也沒注意到啊，果然對小時候的我而言親戚都只等於我的紅包經濟，是沒有人性或人格存在的。（白衣第一小隊或咋舌、或搖頭，表示對小花的批判）阿姨和媽媽一直持續在尋找舅舅，歷經無數的挫折後也找到了，但是始終沒辦法勸他「回來」，這次阿姨找我媽，是要告訴她，舅舅總算打算「回來」了。

魂旦一號、洋裝一號帶著詭異的微笑招手表示「來呀，來呀」。

小花：你們注意到我特別強調「回來」這個詞嗎？我必須要先解釋舅舅到底去做什麼，才能說明「回來」的意思。首先，原來舅舅跑到嘉義的鄉下一個叫六腳的地方當乩童。這個就是爸爸嗤笑的理由。

馬褂一號模仿乩童扶乩，和服一號嗤笑。馬褂一號覺得中計了，大怒，與和服一號到一旁打架。小花明顯的因此分心五秒。

小花：講到哪裡？（閉眼回想）對。（睜眼）嗤笑的理由。畢竟就算到今天，乩童也仍是一個你有事萬不得已要求他幫忙時才會對他態度比較好的行業，其他的時候你都會懷疑他是神棍、民間迷信的化身。阿姨口中的「回來」，指的不只是回家，更是「回來做普通一點的工作」、「回來過普通一點的日子」。

魂旦一號、洋裝一號帶著詭異的微笑招手表示「來呀，來呀」。

小花：「回來人間」。（頓）我媽和阿姨對舅舅還是很有手足之情的，要不然怎麼可能一直找他、找到之後又希望他「回來」，不過語氣之間也可以讀出她們對舅舅的選擇不曾認同或接受，不能理解他為何突然放棄好好的白領工作。但是，我這麼說也不代表我就跟他們不同，我與她們唯一的差別也只有一件，那就是，（模仿電影《靈異第六感》）「I see dead people.」（看白衣第一小隊。）

白衣第一小隊各自停止原本的動作，向觀眾揮手致意。

小花：我沒跟別人提過。對當時的我來說，乩童還是很陌生的，實在不是我的生活圈，但是我也很好奇，家族中有

這樣一個人也許可以了解我的感覺，當然，除非他是個神棍。很快的，我跟前乩童舅舅相見的契機到了。在我大一的那年，（看周圍）這些朋友開始每天大吵大鬧，（白衣第一小隊輪流搖她）讓我沒辦法做任何事，最後驚動了我媽，我媽帶我跑遍全台看了各大名醫，但是當然藥石罔效，最後，即使爸爸反對，媽媽也不是那麼樂意，舅舅還是登場了。

在福祿壽登場之際，三個白衣小隊也全部現身。第一小隊離小花最近，其他自由分佈。第一小隊對福祿壽有明顯的防備之心。

福祿壽：（一抬頭，看到所有小隊成員）唉呀！兩個孝女（意指兩個魂旦很像五子哭墓的裝束）！

小花：啊？

福祿壽：喔喔。沒有。

小花：舅舅——

福祿壽：我沒辦法救你。

小花：啊？

福祿壽：我沒辦法救你。

小花：我是在叫你「舅舅」。

福祿壽：喔！（傻笑蒙混過去）你這邊（看周圍，眼神停在罩袍一號身上比較久，最後看著小花身邊的四個），好熱鬧喔。

小花：舅舅，你也看得到喔！太好了，我不是神經病。但是我覺得我也快要變成神經病了。舅舅，我該怎麼辦？你說

你救不了我，意思是沒有任何辦法嗎？

福祿壽：也不是，只是術業有專攻你知道嗎？這種的要自己解決。這個是「緣」。

小花：可是你看得到——

福祿壽：（開始忍不住一直看單袍一號，單袍一號咳嗽中）看得到是另一回事。

小花：舅舅，我問你喔。

福祿壽：嗯。

小花：你在看什麼？

福祿壽：沒什麼啊。

小花：老實說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福祿壽：怎樣？

小花：我常常聽到一個聲音。

福祿壽：什麼聲音？

小花：咳嗽的聲音，可是沒有人在咳嗽啊，他們四個。

福祿壽：四個。

小花：嗯，一個演戲的女生、一個穿洋裝的、一個日本人，還有一個中國人。可是他們都沒有在咳嗽。老實說那個咳嗽聲聽起來好讓人擔心喔。

福祿壽：（尷尬的笑）為什麼？

小花：因為聽起來很嚴重啊，可是他又好像在忍耐。

福祿壽：是喔。

小花：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其實不想吵到我。

福祿壽：（遲疑）你等一下。

福祿壽走向罩袍一號，罩袍一號看到福祿壽走近，咳得更厲害了，轉過身去猛咳。

小花：更嚴重了。

福祿壽把罩袍一號輕輕拉到小花面前。

福祿壽：（對白衣第一小隊）拜託讓個路。

小花：（依稀看到罩袍一號）欸！？

福祿壽：看到了嗎？

小花：看——不太清楚。（往罩袍一號越湊越近）

福祿壽：（擋住）不用這麼近。

小花：我以前沒看過他欸！就是他在咳嗽嗎？

福祿壽：嗯。

罩袍一號不習慣成為目光焦點，又回去原本的地方。

小花：他走了嗎？

福祿壽：嗯。

小花：你好厲害。

福祿壽：你說你看到四個嗎？

小花：嗯。現在突然都離我很近，以前我都盡量假裝看不到，可是現在沒有辦法，他們的存在感好強。

福祿壽：那就先解決那四個吧。

小花：（不安）舅，還有嗎？（福祿壽點頭）幾個？

福祿壽：總共十二個。

小花：十二個！

福祿壽：但是有一個好像是我的，不知道為什麼跑來你這裡。

小花：還有這樣的！

福祿壽：大概是迷路？

小花：迷路！

福祿壽：我們上一次見面是多久以前？

小花：你去當乩童的那一年過年。

福祿壽：那麼久了喔。（看罩袍一號）他應該就是那個時候迷路的。

小花：那，你要把他帶走嗎？

福祿壽：他肯跟我走的話。

小花：怎麼做啊？

福祿壽和罩袍一號眼神對到。福祿壽對他笑，罩袍一號慢慢往福祿壽走來。

小花：他是不是過來了？

福祿壽把罩袍一號的口罩揭開。是個臉色蒼白的的男子。

福祿壽：（抱住罩袍一號）真的是你！我以為你不要我了！你到這邊才開始咳嗽的嗎？

小花：舅舅？

罩袍一號回抱福祿壽。

小花：我看到了！

福祿壽熱吻罩袍一號。

小花：（猝不及防）欸？

福祿壽：（滿足，牽著罩袍一號的手，罩袍一號也高興的樣子）呼。好久以前就想這樣了。他跟我走，你剩十一個，自己想辦法。

小花：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做！（特別往白衣第一小隊的兩個男人看了一眼）我不想親他們。

福祿壽：（神秘又有點得意的笑）我這個不一樣。

小花：我覺得都一樣。

福祿壽：至少你以後不用聽到咳嗽聲了啊。

小花：是沒錯，但是你的人在我這邊寄住這麼久，好歹再多說明一點？我有、我有十一個人要養欸。

福祿壽：（打量她）你不錯。你養得起。

小花：你的意思是不幫了。

福祿壽：不是我不幫，我幫不了。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他們沒有惡意。

小花：你說這是緣？

福祿壽：是緣。

小花：你有幾個？

福祿壽：現在只有他。

小花：所以，他們總有一天會走的嗎？

福祿壽：（看罩袍一號）也可能不小心迷路。

燈漸暗。

第三場

舞台中央是一座不貴但舒服的躺椅，躺椅旁邊是一把普通的椅子，但不是辦公椅也不是板凳。小花領魂旦一號入，讓她躺上躺椅，小花自己則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把椅子拉得離魂旦一號更近一些，不過不至於產生壓迫感。小花讓魂旦一號握住小花的右手。

小花：等我數到五，你就會回到你死掉的一天。如果你覺得不舒服就緊緊握住我的手，我會依情況從五倒數回一，倒數到一的時候你就會回到這邊，明白嗎？

魂旦一號點頭。

小花：好。一、二、三、四、五。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小花：你不是點頭了嗎！？

魂旦一號：喔喔！

小花：好啦，重來一次。一、二、三、四、五。

睡著的卻是小花。魂旦搞不太清楚狀況，輕推她，沒反應。魂旦一號放開手，把小花扶上躺椅，自己改坐在原先小花坐的位子，接著湊近盯著小花研究。

小花突然睜開眼睛。

小花：你幹嘛！

魂旦一號一臉無辜，聳肩。

小花：我們怎麼換位子了？

魂旦一號又聳肩。

小花：奇怪。（頓）你也很奇怪。

魂旦一號無聲的表示「我？」。

小花：對啊，明明就不是演員，你幹嘛要假裝自己是唱戲的啊！

暫停。兩人對小花的這句話都很驚訝。小花是驚訝自己說出了自己不知道的事，魂旦一號則是因為被說中了而表情僵硬。

小花：（看魂旦一號表情，發現自己說中）真的嗎！？我怎麼知道的！（回想）難道是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嗎？

魂旦一號茫然的搖頭。

小花：是不是湊巧啊？我再想想看。

小花想著想著又睡著，魂旦一號把她搖醒。

小花：你是客家人！而且你是男的！

魂旦一號站起來驚疑不定，想逃走又想留下。

小花：（聲調變得很飄渺，行動像在夢遊）過來。（魂旦一號過去）坐下。

魂旦一號坐下，與坐在躺椅上的小花面對面坐好。小花伸出手摸魂旦一號的臉，小花閉上眼睛。

小花：這張臉，這張臉跟我看到的不一樣。

小花把魂旦一號臉上的粉底擦下來，往自己臉上抹。觀眾實際上是看不出什麼大改變【也不需要真的有大改變】，象徵意義較大。這個動作要重複幾次，一開始速度較慢，接著加快，最後又變慢。

小花：（仍閉著眼睛）你看，好好的一張臉被你弄成這樣。這麼多層，要不是我及時發現的話你的臉就要不見了。

魂旦一號伸手從小花的臉上要把粉抹回來，同時又開始唱無詞哭調。小花一手握住魂旦一號的手，另一手掩住魂旦一號的嘴。

小花：（仍閉著眼睛）不要再勉強了。

魂旦一號內心掙扎、欲言又止貌。

兩人同時開始啜泣，小花哭得越來越誇張，魂旦一號則沒有什麼表情，像在恍神。

小花：（閉著眼睛，一隻手仍然握住魂旦一號。跟自己原本的聲音以及之前的飄渺聲調都不同，這次是一個少年在哭著講話，不過如果演員聲音差異沒辦法那麼大的話就用演員自己的聲音即可，主要是氣質改變）我們城裡閩客械鬥那天，我被一群人圍起來，他們問我是不是客人，我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客人。（大哭，緊緊的握住魂旦一號的手）他們明明聽出我的口音，可是有個人還是故意又問，真的不是？我說我真的不是。那個人又說那你哪來的？漳州？泉州？潮州？我說，我不是客人，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客家人。（大哭）那個帶頭問話的，吐了我一口口水，其他人也跟著照做，他們一整群人根本不屑打我就走了。我只是不想死而已啊！不想死有錯嗎？（安靜）我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了，現在就算我說我是客家人也不會有人信了。我呢，在那天之後就是行屍走肉，你要我回想死掉的那一天，我是回想不起來的，（激動，顯然魂旦一號的手被握到非常痛）在我真的死以前我早就已經死了！

魂旦一號：（客語）五、四、三、二、一！

小花睜開眼睛，還是很悲痛，放開手。

小花：（情緒稍緩，注意到魂旦一號的手）唉呀。我太用力了嗎？對不起。

魂旦一號搖搖頭。站起來。

小花：你要去哪裡？

魂旦一號讓小花在躺椅上躺平，示意要她休息。

小花：（在魂旦一號退場之際）我相信。

魂旦一號回頭，不解的樣子。

小花：你如果說你是客家人，我就相信喔。你自己也要相信。

魂旦無反應下場。燈漸暗。

❧ 第四場 ❧

場景同前。小花在躺椅上斜坐，裹著床單，包裹的方式給人她裸體的錯覺。

小花：（害羞）那是我的第一次。好像很溫柔，又好像很粗暴，從頭到尾腦子始終沒反應過來，事實上也用不著腦子，都是生物本能。麻麻的。在他進入我之前，我們肢體接觸的瞬間我就戰慄不已，再下一秒鐘，水乳交融，什麼都控制不了了，彷彿任人擺佈，但其實是我也好奇他能夠，或是他要，帶我去哪裡。（頓）他卸下防備後就很坦然了，也許是因為他本質上還是一個古代的少年的關係，不像我，偽善的說什麼相信不相信。我一說出口就後悔了，好像玷污了他的坦白。我以為我算是擁有他了，我大錯特錯。（又一陣害羞）完事後我累得昏睡了一天，四肢百骸好像都要散了，醒過來之後沒見到他，猜想他不會再回來，心裡又是一陣懊悔，接著開始懷疑一切都是我的幻想，可是手上這烏青（伸出手來，手腕處有一個清晰的握痕。她不再莫名其妙的害羞了）告訴我，那悲傷和悔恨是真的。我把我的經驗稱為Trance，要說是無關宗教的起乩應該也行吧，（笑）至於算不算中邪……

魂旦一號飄進。

小花：我還以為你走了。

魂旦一號牽起小花烏青的手，一臉歉意。

小花：沒關係，我是個M。（魂旦不懂）就是被虐狂啦。（魂旦一號拿出一包巧克力給小花，小花大笑）你哪找來這個的！（拆開來吃）你知道嗎，我超～級了解你的感覺，因為我是台灣人啊，台灣人的同義字就是「身份認同問題」。（和服一號上）不管你是原住民是閩是客是外省，這個都會一輩子糾纏你我的，可是我們又能怎樣呢，生為台灣人又不是我們自己決定的對不對——（魂旦一號生氣的走了，正好與和服一號錯身而過）欸！你怎麼走啦！（魂旦一號回來，把巧克力拿走，下，）欸？欸？別走啊！我說錯什麼了嗎？突然生什麼氣啊！

和服一號對小花咋舌，指責的意味濃厚。

小花：你一個外國人懂屁啊！走開啦！（和服一號不走，反而在椅子上坐下。）我也不會了解你的啦，你看他不就氣走了。

安靜。

小花：他會再回來嗎？（和服一號聳肩）你覺得我要不要去找他？（和服一號聳肩）你知道他的真面目嗎？（和服一

號聳肩，小花學他）你就只會這樣？（和服一號猶豫，然後聳肩）剛才說你外國人不懂，對不起。（小花預料和服一號又要聳肩，跟他同時做了一樣的動作）哈！我就知道。（頓）我也知道你現在在這裡的目的，但是我現在沒有自信。雖然有過了那樣的經歷。精確的來說我很疑惑，我想不通——

和服一號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要小花聽他「說」，他指著自己的頭，然後搖一搖，接著指著自己的心，然後點頭。

小花：（故意要消遣他）你是說，你的頭腦不好，但是心臟很好？（和服一號上前搖小花的頭）好啦好啦好啦！我知道啦！我有用心啊！不要再搖了啦。

和服一號回椅子上坐下。

小花：好吧。我們再來試試看。

小花伸出沒有烏青的那隻手。

燈漸暗。

第五場

空台。小花臉上仍有魂旦一號的殘妝。小花圓場，和服一號緊跟在後，速度越來越快，漸漸分不清楚誰跟著誰。兩人不接觸。

小花：（怨恨至深）我要把他們全都殺了。（嚇到自己，停步，和服一號也跟著停下來）有話好好說嘛！

和服一號推她一把，兩人又繼續圓場。接著三個白衣小隊共十人也上場，速度不一的圓場。

小花：好多人喔，這是哪裡？艋舺？（停步，拉了一個路人）你們要去哪裡啊？廟口有戲看啊！上海來的女優演劇很稀奇嗎？要怎麼去？喔喔。

小花與所有人圓場一週後，全體速度不一的漸漸停下，往同一方向看「戲」。

小花：（對和服一號）你好漂亮喔！

和服一號不管他，看戲中。小花在人群中鑽來鑽去，在這過程之中走路的姿態顯然改變了，她變成一個纏著小腳的、一百年前的艋舺女人。她想找最好的角度看戲，搬來一把板凳，站在板凳上，開始看戲看得入神。距離她最近的是馬褂一號和馬褂二號。馬褂一號在此是個賊，他盯著小花的腳，欺近身去，往她的腳跟上摸了一下就離開了。馬褂二號一切看在眼里，他也一直盯著小花的腳。

小花：（感覺到馬褂一號，反手一摸）我的金腳環！誰偷了我的金腳環？有賊！有賊！（坐在板凳上，恨）你這個短命死賊！

馬褂二號走近，用動作表示賊往某方向逃去了，他蹲下來假裝要看腳環，小花沒有警覺到馬褂二號是個無賴色狼，結果鞋子竟然就被馬褂二號脫走了一隻。脫掉時，裏腳布也牽連而出，馬褂二號淫笑拿著鞋跑走，其餘眾人不看戲了，圍著小花指指點點猛笑。小花非常狼狽困窘，拼命想遮住自己的腳。

燈光轉換，場景人物不變，大家繼續嘲笑著，但板凳上坐著的變成和服一號，小花則跳脫出情境變成敘事者。

小花：我想不到，所謂禍不單行會降臨到自己身上，那一晚，我先是失竊了金腳環，接著被無賴調戲脫走了繡花鞋，這還不算，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被迫露出了小腳，簡直就跟赤身裸體沒有兩樣，不但沒人幫我，大家還覺得我這事比戲臺上女優還新奇有趣，興高采烈，同聲叫絕，我沒了鞋也走不得，只能繼續坐困凳上讓大家笑話，最後求了鄰居婦人幫我回家拿了另外一雙鞋來，才好不容易逃離那裡。

漸靜。人群散去，剩下小花和和服一號。小花手中多了個繩結走到台前，和服一號坐著看她。

小花：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羞憤，也不知道是恨那賊多些？

恨那無賴多些？還是恨那些看笑話的多些？我嘴上說：
「我要把你們全都殺了。」可是我發現我停在一棵樹下，決定不走了，我脫了鞋子，解下裹腳布，用裹腳布打了個繩結，（將繩結套上脖子）把自己掛上去，懸空露出雙腳，「新鮮玉筍，潔白尖嫩，恰似凌土初芽。」就讓他們看個夠，笑個夠吧。

小花開始笑個不停。和服一號摀住耳朵。

和服一號：（閩南語）五、四、三、二、一！

燈暗。黑暗中小花的笑聲持續著。

第六場

空台。亮著一盞聚光燈。在聚光燈照射之下的是背著一把吉他的小花，面前有一支麥克風。演唱會的氣氛。小花臉上魂旦一號的粉痕經過強調，像是為演唱會特地化的舞台妝，脖子上的繩結也儼然變成某種搖滾象徵物，魅力十足，白衣第一小隊在她身後隱約可見，由於他們變成了鬼故事搖滾樂隊，因此雖然穿著一樣，但是似乎變酷了。以下配樂安排可依演員演奏和演唱能力調整，不需嚴格遵守。

小花：（檢視兩手的烏青）謝謝大家！最後，我們鬼故事樂隊要為大家帶來這首新歌「我想我真的是個M」，（看魂旦一號）慶祝我和某人和好。（開始獨自彈奏吉他，這首歌的旋律活潑輕快）

（唱）我想我真的是個M。

我想我真的是個M。

我痛苦就是我快樂，

我受傷就是我活著。

後場燈光亮，背景是很大一面鬼故事樂隊的旗幟，上面有他們的Logo 並寫著「Ghost Story」，白衣第一小隊加入演奏，不唱，小花看著他們笑。

小花：（續唱）束縛我就是我自由了，

被虐的時刻我唱著歌，
踩著蠟燭紅色的眼淚，
腳上的痂一直好不了呢。
腳上的枷，心裡的疙瘩。

小花把腳上的鞋踢掉，赤腳，在台上像個搖滾歌星那樣自在老練的走著，有時去搭搭樂隊成員的肩膀、對彈等等。

小花：（主唱。第一小隊和聲）我想我真的是個 *M*。
我想我真的是個 *M*。（對舞台側翼說並招手）大家上來！

白衣第二、三小隊八人與福祿壽同上。

全體：（合唱）我想我真的是個 *M*。
我想我真的是個 *M*。

間奏。白衣第二、三小隊與福祿壽開始演出第一場的幾個片段，但是這次所有角色身份都是混亂、交換的，遭到欺凌時的表情是誇張的痛苦。

小花：（唱）每一天我都回憶傷痕的過去，
就是不要 *get over it*，
就愛在創口上舔啊舔的，
（與第一小隊合唱）五啊、四啊、三啊、二啊、一，

（獨唱）其實我根本不想停，
翻來覆去檢視每一個環節，
我不要遺忘，
我偏要記得，

全體：（大合唱，演出暫停）到死都是一個M。
到死都是一個M。

同時第一小隊背景音不斷重複：「五啊、四啊、三啊、二啊、一。」

小花：（獨唱，其他人的演出繼續）每一天我都回憶傷痕的過去，
就是不要 get over it，
就愛在創口上舔啊舔的，
（小花主唱、第一小隊背景和聲）五啊、四啊、三啊、二啊、一，
（獨唱）其實我根本不想停，
翻來覆去檢視每一個環節，
我不要遺忘，
我偏要記得！

重演部分告一段落，全體以鬼故事樂隊為中心排成隊形，福音演唱的氣氛。

全體：（邊唱邊拍手或彈手指）我想我真的是個M。

到死都是一個 *M*。

歐歐～～耶耶～～

是我自找的，

都是我活該，

我想我真的是個 *M*。

到死都是一個 *M*。

燈暗。

小花：謝謝大家！

第七場

場景同三、四場。小花在躺椅上發呆，偶爾傻笑，脖子上還掛著繩結，臉上也猶有魂旦一號的殘妝。白衣第一小隊在小花周圍瞎忙，偶爾哼著「我想我真的是個M」的餘韻。

小花：（正經）客家少年兄和艷艷美人，把我的手弄成這樣以後還是每天穿戲服跟和服在我身邊擺臭臉陰魂不散勾勾纏，我覺得很奇怪，我以為他們說出他們的心結之後就可以獲得解脫了，結果根本不是這樣，第一次還很新鮮，想說那終究是別人的事，第二次以後我就知道我根本是天真，舅舅說的對，他們不是神也不是鬼，是緣。但是更是業，是記憶。Trance 就是易地而處，Trance 就是身歷其境，他們就是我。每次 Trance 過後我只是變得更加不安，我敢說我每一刻都往瘋狂更接近一步，因為我身為我，要背負著那麼龐大的業，怎麼能不瘋狂呢。雖然我更希望他們是緣，但是我現在怎麼看，這都是業啊。

魂旦一號、和服一號在小花身邊坐下，魂旦一號摸摸小花的頭，遞巧克力，和服一號攬她的肩。

小花：好啦，也沒有一直擺臭臉啦。（吃巧克力）我要吃洋芋片。有沒有聽到啦！（沒人理她）

洋裝一號來到小花面前。

小花：我是什麼？我們現在是在演「靈界醫生——小花」嗎？

馬褂一號也來到小花面前。

小花：（對馬褂一號開玩笑）你有預約嗎？先去跟那個穿古裝的掛號。（對洋裝一號認真）先告訴我有多慘，我需要心理準備。一到十？

洋裝一號考慮，扳手指，比了「二」。

小花：（伸出手腕，洋裝一號伸手去碰，碰到的瞬間）夭壽！根本就是八！你算反了吧！

燈暗。

❧ 第八場 ❧

空台。洋裝一號在前，小花在後，兩人一前一後登台，拉著一件白色小床單，飛翔貌。

小花：（興奮）好高喔！這裡是？

三白衣小隊其餘成員共十人入。兩兩一組拿著床單在小花他們前後飛行，除了小花之外，所有人的表情都是視死如歸。小花的笑容消失。

小花：神風……特攻隊？

神風特攻隊們各自下場，在墜毀聲與爆炸聲中，又只剩下小花與洋裝一號。不久，兩人也以很快的速度下場，小花幾乎連尖叫都還來不及。場外墜毀聲與爆炸聲持續，舞台上一陣煙霧。

煙霧漸漸散去後，小花和洋裝一號已經又在舞台中央。洋裝一號正在強暴小花，小花十分驚慌害怕，盡其所能的抗拒、大叫，但是並沒有能夠成功掙脫。雖然洋裝一號是女演員演出，而且穿著洋裝，但是這段演出必須要給觀眾這是一男一女的感覺。洋裝一號的力量是壓倒性的。強暴結束後洋裝一號從小花身上下來，理理衣服，對場外吹了一聲口哨。

小花與觀眾們看到，在昏暗中，三個白衣小隊排著隊，正在等著慰安。洋裝一號下，小花雖然想走，但還沒站起來就又被第二人次壓倒。如此繼續：強暴、口哨、下一人次，一直到第四人次時，小花

終於放棄反抗。在第二到四人次過程中配以燈光快速的閃爍，每個人次實際的歷時不需要太長，但是也不要過短，以免小花的放棄反抗顯得太快。注意每一人次不要刻意挑選演員性別或特地考慮時空錯亂的服裝邏輯問題。性行為不需要特別寫實，衣服也不必脫掉，但是壓迫感與無助感必須強烈。

小花：（第五人次在她身上亂來，她沒有反應）表哥、表哥。表哥是我們族裡最強的勇士，接到兵單時，他告訴我說，身為日本人最光榮的一件事，就是為天皇而死，只有為日本戰死，才能夠和日本人平等，加入神風特攻隊他也心甘情願。我好擔心表哥，聽說日軍在徵看護婦（「看護婦」三字用日文講），就是護士，我心想，說不定可以得到一些表哥的消息。結果我得到的是這個。（第五人次衝刺中）我有時候想，也許在哪個地方，表哥也正在這樣對著哪個女人。（小花抱著第五人次哭）表哥！

第五人次停了下來，讓小花抱著哭到一個段落。兩人才起來，各自坐著，安靜，第五人次時不時偷瞄小花。

第六人次不耐煩的闖入，把第五人次趕走。第六人次撲到小花身上時，在後面的隊伍中，洋裝一號大搖大擺的插隊。

小花：（唱）「歐歐～～耶耶～～是我自找的，都是我活該。」

安靜的進行著性行為。第六人次走後，接著下一人次又輪到洋裝一號。

小花：每天過著這樣的日子，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有一天，我心裡最後的那根絃終於也斷了，我想，表哥死了。他的靈魂會在中國的戰場飄盪，或是順著潮汐回到台灣，還是如他所願變成了日本鬼在靖國神社裡供奉著呢？我無論如何是不會知道了，絕望到底，我反而笑了出來。
（咯咯笑）

洋裝一號正在努力從事，見小花笑不由得大怒，清脆的賞了小花兩巴掌，大罵一頓不成語言的話，然後掐死了小花。雖然確認小花斷氣，洋裝一號仍不放過她，姦屍【比小花活著時順利】後用床單把小花隨便包起來。對外吹口哨叫進下一人次，一起把小花抬了出去，不久聽見小花被丟進水裡的聲音。

第九場

小花在地上屈著身很冷的樣子，殘妝仍在，繩結仍在，雙手烏青仍在。她哼著混合哭調與「我想我是個M」的旋律。白衣第一小隊在她身邊，除了馬褂一號之外都在擔心之餘還有點內疚。他們把小花扶到躺椅上，讓她披著被子，然後各自也在躺椅上坐著，躺椅擠不下五人全體，於是馬褂一號坐在躺椅旁的椅子上。

大家大眼瞪小眼直到小花不再哼歌。

小花：（顯然恢復清醒也比較不冷了）一定要這麼擠嗎。

坐在她左邊的魂旦一號拍拍小花要小花看她，然後從袖子裡拿出了一包洋芋片。

小花：（有點好笑但是心情還是很差）原來你有聽到我想吃這個啊。

坐在她右邊的和服一號也拍拍小花，也從袖子裡拿出了一包洋芋片。

接著洋裝一號和馬褂一號也都各拿出了一包。

小花：（笑）發什麼呆，快拆開來吃啊。

大家把包裝打開，等著小花吃。

小花：大家一起吃嘛，這麼多。（對魂旦一號）你的是什麼口味？BBQ 啊！我最喜歡這個！（對和服一號）你的咧？哇沙米！跟你的風格很像。（對洋裝一號）原味？原味也不錯。（對馬褂一號）現在洋芋片還有綜合口味的喔！怎麼那麼可愛，又不是水果軟糖。

除了小花吃遍所有口味之外，白衣第一小隊先各自只吃自己的，才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交換、輪流。

小花：（邊發著抖邊在說這整段話時吃遍四包洋芋片）我現在超～需要熱量。（對馬褂一號）你是哪個時代的？（馬褂一號比「五十」）民國還是西元啊？（馬褂一號聳肩）你們怎麼每個都那麼喜歡做這個動作。（頓）那，一到十是多少？（馬褂一號很為難的比了「九」。）沒有算反吧？越多是越慘的欸。（馬褂一號搖頭。）唉。不好意思，你先去找找看別人好不好？

馬褂一號落寞的往觀眾看，他走向暗樁一號。暗樁一號一直往後縮想逃避，馬褂一號即將要抓住他的手腕，但是最後仍決定放棄。馬褂一號回到小花身邊。

小花：你好快就回來喔。（發著抖）好冷。（停頓）綜合口味，來吧。

小花一隻手還拿著洋芋片，從被子裡伸出另一隻手，馬褂一號搖

頭，揮手表示算了。不過小花主動去拉他。小花拉馬褂一號的同時，燈暗。

第十場

馬褂一號：（場外，混合國語和閩南語——不是所謂的台灣國語，而是有些數字用國語講，有些用閩南語）五、四、三、二、一。

燈漸亮。小花的殘妝、繩結、冷顫、烏青均仍一一可見，此外，黑髮變成了白髮，只有她一人在台上。她坐在地上，背靠著躺椅。

小花：（睜著眼睛，但是夢魘般的）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真的，對不起，對不起。都是你們害的，是你們。我死都不會說。我要把他們全都殺了。這裡是哪裡？對不起，對不起。我真的不是客家人。噓，不是你的錯，乖。我求你，求求你。我得到的是這個。放開我！放開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笑啊！你們再笑啊！表哥，我冷。大不了是個死。不要傷害他。好痛。不要再看我了。我不想死啊。全都殺了。到了台北寫信給我。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安靜。

小花：（深呼吸）我好難過。我養不起。（深呼吸）我好難過。（深呼吸）我好難過。（艱難的爬向觀眾，向暗樁二號伸手）你的手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暗樁二號畏縮猶豫，正要伸手出去時，小花在暗樁二號面前昏厥。燈暗。

❧ 第十一場 ❧

瘋人院。小花在白色病床上。殘妝、繩結、冷顫、白髮。打扮像是白衣第三小隊的成員。床邊很多洋芋片空袋。

小花：讓我進瘋人院是正確的。在這瘋人院裡，我隨時要 Trance 都可以，生病了，昏倒了也有人會照顧我。我現在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我家那十一個。他們也喜歡這裡，好像是因為這裡好多同類的樣子。在這邊大家都穿白色的衣服，剛來的時候遇到白衣活人我還不習慣呢。話說我現在比較不容易被打動了，可能因為悲慘的記憶太多了吧，而且，有時也不免覺得關我屁事，只有我知道有什麼用。整天講著「業」、「共業」的一個瘋子，對於正常社會是沒有價值的，社會，是要向前看的，是要假裝原諒，然後忘卻，不然要怎麼繼續運轉呢。（唱）「束縛我就是我自由了，被虐的時刻我唱著歌！」瘋人院才是真實，但是真實是要被藏起來遺忘的，不想遺忘，那就歡迎光臨瘋人院。（唱）「我不要遺忘，我偏要記得，我想我真的是個 M。到死都是一個 M。」在這邊，可以開演唱會，而且我講的鬼故事有人願意聽。比如說，隔壁寢室住著舅舅，舅舅也是個 M，有時候我想講鬼故事就會找他。（對場外）舅舅！快點啦！我要開始了喔！（停頓）爸爸說，這是媽媽這邊的基因出了問題，媽媽也好像很內疚。（在病床上披棉被、拿手

電筒，像第二場那樣）二十幾年前我還小的時候，到了除夕，爸爸就會開車載我和媽媽回台中南區的老家，跟爺爺奶奶、叔叔姑姑團圓吃飯領紅包，然後初二又帶到台中南區旁邊的大里，媽媽的老家，跟外公外婆、阿姨舅舅吃飯領紅包。對於過年，我的記憶大致上就是開很久的車，和吃飯領紅包。我對西岸北台灣各縣市地理位置的概念也是在高速公路上建立起來的。（頓）啊，這好像不是鬼故事。（一手指著正從舞台一側上台的白衣第一、第二、第三小隊與福祿壽，一手拿手電筒當麥克風）鬼故事在那裡。好多。爺爺、奶奶，你們也來啦！外公、外婆！真熱鬧。我剛才才提到你們呢。正是——（被福祿壽打斷）

福祿壽拿著吉他、麥克風和麥克風架給小花，拿走手電筒，鬼故事樂隊各自就位調音等等，其他人則布置演唱會會場。

小花：謝謝。正是：（用《中華民國頌》的旋律唱）鬼鬼相連到天邊。雖然很捨不得大家，不過終於，我們來到了安可曲。這是我們鬼故事樂隊第一次翻唱別人的歌，這首歌跟我的年紀一樣大，而且很有名紅遍海內外，我想大家都聽過，剛才不小心唱了一句了。我們呢，是個不正經而且又自戀的團體，所以改了人家的歌詞，希望新的歌詞、曲風以及不同的語言能給大家全新的體驗。（對鬼故事樂隊與負責和聲的其他人）好了嗎？（大家點頭）OK。新的歌名是「戲院的魔神仔」。

前奏。福祿壽與白衣第二、三小隊在舞台上飄來飄去先是伴舞，然後負責最後的大合唱，類似第六場的歌唱情形。

小花：（閩南語唱，略帶哭腔）

茫霧 *e* 暗瞑，看人 *te* 演戲，
扮啊扮了歸點鐘，哭調攔唱袂離，
戲若是如人生，結束就放袂記。
人生若是如戲，哈！結束也是放袂記。

（旋律同前）

台頂伊真趣味，台腳阮真舒適，
誰人巧啊誰神經，一時是分袂清。
攏總關去瘋人院，沒看到就沒要緊，
世間 *e* 代誌，（念）ㄟ仔人是有耳無嘴。

（副歌）魔神仔祖先，魔神仔子兒，
魔神仔的歸百年，
這齣戲那會看來看去攏是鬼，
魔神仔歷史，魔神仔故事，
（轉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副歌第二次）魔神仔祖先，魔神仔子孫，
魔神仔 *e* 四百年，
這所在那會看來看去攏是鬼，
魔神仔歷史，魔神仔故事，

全體：（肅立唱國語原曲，雄壯合唱）*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小花：（氣勢如跨年愛國演唱會流行歌姬，過度的有精神，對觀眾招手）謝謝大家！再十秒，再十秒就要很捨不得的結束了，大家跟我一起倒數，（小花看錶的動作結束後，全體演員都立刻從演唱會抽離。小花以冷靜中性的語調說）五、四、三、二、一！

（完）